BL
1900
C5L82
v.3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 南華經外篇 共十五篇

## 駢拇第一

褚伯秀管見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象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今案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此亦生來已然者而實非人所同得于天也故曰出乎性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息肉臃結亦依附懸係於形而本非生初之所自具也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侈多餘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方法也術也仁義本不可襲取乃多方比擬之辨論之欲以通之天下也列於五藏如肝木主仁肺金主義之類亦假發於中之所固有而實皆由於後起不無偏着故曰非道德之正也天下篇末云惠施多方此多方字正對墨惠輩而言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即多方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

王懷祖曰塞當爲搴淮南作擢

而猶如也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衍二字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逐後起之仁義則仁義又爲五藏之駢枝矣。若此者。益所本無則溢而淫失其至正則乖而僻。是淫僻於仁義之行。而止以耳目聰明之用。多方以自騁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朱即離婁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黜聰明者不求采色之悅目。不求音聲之悅耳。耳目之所以不紛也。今既悅青黃黼黻之觀悅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奏。則世所謂至明之離朱至聰之師曠。正亂淫於采章聲律而失字衍其明聰者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擢抽拔也塞遏蔽也德藴於中。無所不備。乃必擢而出之。務欲仁之及物。性稟於初無所不通。乃塞而溢之。止欲仁之在我。則愈欲行仁而仁轉多所不及矣。而以仁爲名高者名亦歸之。能使天下皆簧鼓相煽以奉其不及之法。非枝於仁者乎。而曾史則正

先伯父曰釋文敝亦作蹩跬郭音屑字當作薛敝薛即蹩躠馬蹄篇蹩躠爲仁

俞曲園曰正正當作至正

其人已曾史舊說以爲即曾子史魚然亦方術家自命爲曾史者耳非正指本人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纍瓦結繩謂辯之反覆重疊如瓦之層累然辯之糾纏不解如繩之結縛然則其辯愈多愈成爲無用之曲說矣而且改竄字句遁以求工惟騁其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閒疲敝不止更分外用力以偁譽無用之言非駢於辯者乎而楊墨則正其人已夫駢枝之道豈天下之至正哉又按點竄字句原遁辭之常舊註改句字爲身字殊少味跬音屑半步也一日分外出力貌舊說改跬字爲毀字亦失語妙彼正正者正正舊註作至正然不改字亦可謂正之極正者也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情本然之實也本然者無爲自然初無加損故如拇之無駢合指之無岐出如手足之長短中度無庸增減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

章枚叔曰蒿借为眊说文眊目少精也憂劳者多耗損故令目眊



也。性惟因任自然如脛之長而不可斷短而不可續則悲憂無自而生不期去憂而自無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言由續則憂而斷則悲思之則凡人之多憂者必其爲後起之贅累也觀於仁義之多憂則彼之所謂仁義者得毋非性命之本然者乎且性命之本然者微特原無有餘不足不可增損也然即原不足於數如拇之駢原有餘於數如指之枝亦決則泣而齕則啼同爲後起之憂矣仁人之蒿目憂世是益其所本無也不仁之人橫決性命而貪饕富貴是去其所固有也去其本有者固有患得患失之憂益其本無者亦常多病療在抱之憂矣試思上古之世清淨無爲但因其自然而相安渾噩何以三代而下競言仁義而天下遂囂囂然其不靖邪○楊墨之辯不息則仁義之禍亟何者以其多憂而囂囂則仁義皆爲外鑠矣莊子非惡仁義正惡其囂

馬通伯曰誘與褎通爾雅誘進也漢書褎然爲舉首注褎進也

囂囂可徽會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油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合參〕屈折肢體以爲禮樂之文呴俞顔色以爲仁義之貌則失其本然矣本然者不待矯揉造作而自然正直此固天下之人所同稟以有生同得以成性歷古今而無二不可或虧者也又何必以仁義強爲懸綴糾纏不

解逴逴然如膠漆纆索以參雜於道德之間哉夫道德者正本無仁義之迹贅之以仁義而仍目之為道德是滋天下之惑亂也惑之小則變易其所向之方惑之大則變易其本然之性自有虞氏來以仁義為招而屈撓天下以從之天下遂奔命焉不已變易其本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合參殺身從之曰殉所求者皆非性所固有易其性卽傷其性也

臧與穀舊註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賽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集說】世俗則分爲君子小人若以傷生損性言之則跖亦無異於夷也又何必分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議論警快絕倫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澠之水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

劉辰翁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語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此段收拾通篇○郭註以此係彼爲屬以性相屬若有同嗜焉則汨其性矣故必不殉仁義而存其性命本然之情乃無不臧必不殉聲色而存其本然之自見自聞乃是聰明若不見己而見人不悅己而悅人不特盜跖淫僻於貪饕伯夷亦淫僻於仁義也於道德之正何當乎余誠恐其賊德而滋愧故不敢以仁義益性所本無亦不敢以淫僻喪其性所本有也惟有淸淨無爲而已

褚氏管見曰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是自矜者之遠於道而敷衍滂流浩瀚若此蓋謂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直淳喪矣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主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按淸淨之意亦自原於道德而南華之旨要以先天太極爲主所以絕聖弃知正以復還一太極非徒以寂滅爲宗

而已如篇中所云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分明是一太極。人必遊于天地之一氣。乃可以復還一太極，違遠仁義則偏而鑿矣。反覆曉譬所以覺小知之迷也。

章校尉曰六國表魏惠王六年代宋取儀臺莊子宋人故舉宋之宮室爲言若其名義則与義同

## 馬蹄第二 以御馬明治民也

馬句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跳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合參〕義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路寢正寢也舉二者以該宮室之全)及至伯樂(〔舊註〕伯樂天星名主天馬孫陽善相馬因名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机)馽(縶)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舊註〕燒以火即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雒同絡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皁棧槽櫪也)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馬銜曰橛馬纓曰飾)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於義臺路室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燒剔刻雒而馬死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陶者曰我善治埴(土黏曰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族雜也

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失其性則其治非治之善而治之過者也然且世世稱善迷而不悟此正如治天下者傷民之性而世代相沿以爲善治也故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只一句已將喻意二層俱打入正旨筆妙可參○以馬喻就中忽又插入埴木二喻然後併合正意變化縱橫是古文筆力絕人處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性同然故曰同德人人合一而非阿黨以相從是天使之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故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塡塡遲重也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舊註水陸之道不通故所居之鄉自相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民無機心鳥獸近人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同讀為侗

不知孰爲同類孰爲異類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太古之治民安其常性治之善者也及至聖人蹩別躠屑爲仁踶題跂岐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羅氏（循本）蹩躠岐足而勉行也踶跂企足而强行也澶漫猶云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按疑惑也分離也疑則機心生分則畛域起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束一筆警快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摩也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軛齊之以月題舊註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而馬知介戛倪詣闉因扼鷙曼詭銜竊轡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合訂〕介倪猶睥睨也闉曲也。鷙悍鷙曼奔突。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言馬之知。初止于飲食喜怒。卒乃至能爲盜。皆由伯樂治之而失其性也。妙喻不窮夫赫胥氏之時炎帝之世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舊註踶跂強行。好知尚智也。○褚云此與尚書以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按此篇莊文之尤近人者。西漢人文字多祖之。而字法句法要非秦漢以下所有也。至其巨篇奧旨則固別成一經矣。

也与邪通

胠篋第三 按漆園非真欲掊擊聖人。殫毁聖法。但以後世方術。一察自是。而不知究其弊。則雖出自前聖。猶爲亂盜所由起。而小知自用者。乃欲竊取前聖之糟粕。以爲勝算。則其術益卑。爲禍益烈矣。須知意在矯枉。自不嫌于過正耳。

將爲胠袪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音賞鐍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舊註〕胠脅也。胠篋破篋之脅而竊物也。攝結也。收也。緘縢繳纏之類。扃關也。鐍鈕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也〔合參〕大盜反恐收藏不固。則所積不多。是固其守備。適爲大盜積耳。○按不乃猶云毋乃。俗本或作今乃爲大盜積者也。亦順。但欠語妙。○憑空陡設一喻。飛舞透闢。大意已攝。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

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陳恆）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合訂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或因此語疑此篇出秦以後人手然非漆園固不能爲○田氏篡齊以公量貸以私量收觀左傳所言便見借仁義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是故莊子以此喻之。）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就聖知推上一層加一至字方拍到正意却仍用前文筆法漸漸引入極波洞層摺之妙）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之桀殺）比干剖（心紂剖）萇弘胣（音趾，靈王刳腸）

王伯申曰意度也

王懷祖曰竭与揭通
說文揭高舉也

子胥靡（糜同）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舊說胣裂也靡爛之江中也○按引）

（四子之死。見聖人之道。賢者得之不足以保其身。而反以害其身。以趺起大盜假之。反足以濟其惡也。故跖之）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奇想刱論）

（幾欲另闢天地。却自切理饜心。○後世方術亦自托於仁義。特竊其似以鳴其術耳。直比之於盜跖之道。嬉笑唾罵。足令若輩無地自容）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寒丹）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呂註。脣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

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按有聖人則有聖知有聖知則盜得竊之以成大盜是以聖人生而大盜起似不相因而實相因也搖擊聖人去其聖知也縱舍盜賊使竊聖知而無所用也相安渾淪而天下治矣搖五指筆破鬼胆語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川邱二句陪出聖人谷而無復有川則自虛淵而塡之以邱則自實理之顯然者也聖人死而盜不起亦猶是已不然則聖人之道日生大盜之禍亦日起雖聖聖相承重聖人以治天下亦重爲盜跖利耳下文卽確指利盜之實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以上言聖人爲盜跖所利用

論朔而確。太史公貨殖傳、無限感慨都從此脫胎。故逐趨也於大盜。揭奪也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魚失淵則藏身無所利器明則爲大盜資故不可以示人明天下明示天下也明則盜得而竊之矣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丹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舊註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按]所云絕棄擲毀焚破剖折等字俱須活看謂不貴於心而斥斥然逐於其迹但與百姓相安於淡泊乃復其性命之情而可與論道也然不竟用擲毀破剖等險字言不見得警辣翻案文字固須掃箇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棄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

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揷一句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攦折之也爚火飛也電光也○逐此段暢發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之理言聖人以仁義為治人之法猶師曠以律呂為聲音之準工倕以規矩為方員之至皆外立其德於迹象之著使人皆一心倒向外邊去遂亂其本然之聰明而喪其元同之德是聖人之法止足以炫亂人之耳目心思而無所可用者也元同謂元穆而公共也即指太極而言鑠閃爍不定也○讀此段要識得是憤激之辭如因儒以詩禮發冢遂極言詩禮必當盡焚豈真欲焚書哉誠以藉口發冢固不如弃去文字而遊心於思無邪毋不敬之初也揚

以上言聖知之無用

聖竊仁義以惑亂天下何如攘棄仁義而復全其元同之德如太極未判而健順五常悉備其中乎其詣絕奇絕險而其意中却自見得有至平至穩處也○詩禮發塚事見雜篇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無詩禮時民却不發塚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贏裹也擔也無知故結繩而用之無欲故隨所處而皆適無求故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若裹糧趨賢而至棄親去上奔走四方則知識開

郭筠仙曰左思賦峭格周施峭削義通漢書爲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削格羅落皆所以要遮禽獸
馬通伯曰解詬即喫詬集韻喫詬力諍也

而求欲無饜矣能無亂乎其過由於上之好知而無道也不但曰好知之過又復一句曰誅好知而無道是其用意擣寄慮蓋知止於其所不知則大道存焉惟好知而無道則以知謀相軌機詐日出故大亂也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置嗟罘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合弩畢網之有柄者削格木柵所以施羅網者罝兎網罘翻車也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深毒也頡滑堅白者堅執爲白而力辯之頡頑不下圓滑不止也解垢同異者合異爲同而力辯之始則如解結之不一卒乃如垢膩之不去也堅白同異詳本公孫龍書○莊子非惡仁義只惡堅白同異之辯於此露由本旨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堅白同異之辯正聖知自是之尤者也故天下每每大亂而其咎皆由於好

以上言好知之亂天下
馬通伯曰此篇憤戰國之
世假竊仁義為私利
以禍天下者詞益激宕
不平

知而無道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以自示新異而不反求其性之自然爲已所已知者皆知各執已見以自是而非其所不善者不復知已之所謂善者正未必是物論紛紜是非倒置此天下所以大亂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惴耎無足之虫動物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此言大亂之感召上極於天則日月之明爲之悖闘下極乎地則山川之精爲之銷鑠。中及於四時則寒暑雨暘爲之愆墮下逮於昆蟲草木則皆無以遂其生而若其性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種種謹愨貌役役勞攘貌佞口給之人啍啍多言往復也。○按堅白同異之辯。強辭求勝不憚煩絮。正役役之佞啍啍之意也。夫多言厖雜則道術不明已足以惑亂天下矣況以此招撓天下。使人盡失其真性。人類幾何而不滅也。故莊子於此。用加一倍法。將聖帝明王之法近於聖知者一并掃去。偵竊仁義之糟粕。以嚮仁義者更無可托以鳴其術此爲拔本塞源之論非真詆訾前聖以自示異

也。自太史公以來。罕窺此旨者則莊子乃并聖無法之妄言而已矣。惜哉

以上三篇皆莊文之平易近人者以下諸篇則其辭漸奧并精心苦思難得其解矣

吳摯甫曰宥與囿同

在宥第四 管見合參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乃所以存民性而宥衆德毋庸有心乎治之也後世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君勞民困猶且以仁義爲聖知尊之愛之而不知其當弃之絕之也能弃絕之則國政不至搶攘人心不至蠹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問明乎爲治者罪在攖人心次述廣成子之告黃帝自抱神正形以至與天地爲常則覆育無窮不言治而治莫外矣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無爲之化也篇末歷言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則在宥之道更可識矣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呂註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有物也○按性者稟於有生之初後於性則淫矣德者得諸成性之始後於德則遷矣若清淨無爲存之而不贅以性之本無宥之而無損其德之固有則無事矣豈別有所以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喬詰卓鷙皆雙聲連語

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生而靜有何苦樂使之苦樂是淫其性也性淫則德遷矣堯桀之治天下其爲害一也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毗助也○何以苦樂皆不可以長久哉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爲和人莫不有冲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若樂其性則必有喜矣苦其性則必有怒矣喜屬陽怒屬陰人大喜則偏助於陽而陽勝人大怒則偏助於陰而陰勝陰陽偏勝則傷其冲氣猶四時之氣乘其序不能應候而至而寒暑亦從於和而不成矣豈不反傷其形乎然則苦樂固傷人者也○一有苦樂則使人喜怒過節而失位居處不安而無常思慮無涯而每不自得作事廢於半塗而不成條理其傷人也如此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喬詰意不平也卓鷙氣不平也○一云喬者矯上

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寮卓者特立而至於亢鷙者鍜擊而至於猛分詰甚確此二句言喜怒傷而民失其常性始至喬詰卓鷙而有盜跖曾史之行均爲失眞亂常之人矣於此而欲分别其善惡以賞罰之又可勝窮哉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盜跖固失其性曾史亦失其性也乃於曾史之行則以爲善而賞之於盜跖之行則以爲惡而罰之則有賞之不勝賞罰之不勝罰者矣蓋亦反其本乎乃自三代以來莅天下者咈匈匈焉終以賞罰爲務而不知其所賞者與所罰者均非人性之本然也則賞罰益以亂人之聽徒使人趨避之不遑又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匈匈猶洶洶。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既不安其性命之情則外立其德者益重爲性命之

累矣而且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為悅焉是淫於色而自鑠其明也淫於聲而自累其聰也蹩躠為仁而固有之天德亂矣踶跂為義而自然之天理悖矣摘僻為禮而後起之技能益紛矣澶漫為樂而後起之淫哇益濫矣多能為聖而後起之藝術益工矣機械為智而後起之疵累益甚矣舊註云相助也蓋已失而益甚之若合而有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若能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但存其本初之所含而亡其後起之駢贅故存之可也亡之亦可也呂注云存亡皆可謂無損益乎其眞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欒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不申舒之狀傖囊猶搶攘也○天下若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將立為世法以為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有以束縛人之耳目心思使之臠卷而不舒其法又參差煩瑣得此則失彼得彼則失此足以馳逐人之耳目心思使之搶攘而不寧矣下之大亂所由起也洵當弃之絕之者矣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而進之鼓吹以儛之吾若是何哉以亂天下之法而天下乃

尸居猶齋居也

炊累乃疊韻語累亦作絫

尊重之愛惜之惑亦甚矣彼其尊之惜之豈特一時之談既過即復弃絕而去之邪乃始則極其降重如齋戒拜跽以致其謹凛恪恭之意卒且工辯巧飾互相唱和如播之音樂以致其鼓舞不倦之神迷惑至此吾其若之何哉○遊龍輩以其說大觀於天下而天下之辯者與之相應不窮正是如此○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谷參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能貴愛其身者爲天下而不至以身殉天下天下亦可寄托於其身以安性命之情矣四句出老子○按身字上省去兩以字語意更明多兩以字乃古拙句法耳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參吕

註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滛於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按尸居塊然獨處也而陽德之正中早已光被四表故曰龍見淵默寂然無言也而生德之潛孚早已共鳴其豫故曰雷聲神動感而後應也而天機之洋溢過化

章牧州曰囚殺即噍殺
亦即憔悴
僨憤同



同流故曰天隨若此者皆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所謂在宥也豈有治天下者哉○炊累謂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也○一說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也炊累若遊塵之自動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善也淑也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攖撓亂也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陸西星副墨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下則係縛如囚上則搆鬬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之廉利劌割可以刷琢玉石然語其躁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慄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也○摹寫人心妙繪無鄉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

章枚叔曰求竭雙聲語即膠葛今作糾葛

於是乎股無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仁義之端一開至堯舜已不勝其勞不得不用刑殺至三王則湯武不得不用征誅而大下大駭矣○墨氏謂禹湮洪水勤勞天下股無胈脛無毛故借言堯舜以刺之）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副墨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緣此立教同於已者喜之異於已者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爲智無見於此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爲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于是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於是乎釿鋸制焉繩

章枚卅曰囚殺即噍殺亦即憔悴

僨憤同



同流故曰天隨若此者皆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所謂在宥也豈有治天下者哉○炊累謂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也○一說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也炊累若遊塵之自動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臧善也淑也

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攖撓亂也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陸西星副墨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下則係縛如囚上則搆鬬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之廉利劌割可以刷琢玉石然語其躁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慄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絶也此人心忿亢驕亢不可制伏之狀也○摹寫人心妙繪無鄉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

章枚叔曰求竭雙聲語即膠葛今作糾葛

於是乎股無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仁義之端一開雖堯舜已不勝其勢不得不用刑殺至三王則湯武不得不用征誅而天下大駭矣○墨氏謂禹湮洪水勤勞天下股無胈脛無毛故借言堯舜以刺之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副墨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緣此立教同於已者喜之異於已者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爲智無見於此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爲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眞喪矣百姓于是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於是乎釿鋸制焉繩

馬通伯曰罘雅殺克也



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堪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杭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集解〕繩墨殺律以繩墨裁其不正而殺之也脊脊相踐籍也殊死斬首不同而死同者桁楊長械鋃頭及脛者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手袒臂也談者手足俱起之狀椄槢桁楊之管鑿木孔枘木壯也以枘入鑿合木以成桎梏也嚆矢響箭也行劫以先聲者○仁義立而刑罰煩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欲竊仁義之糟粕挾聖知以自足而簧鼓於其間不知適足為桁楊之椄槢桎梏之枘鑿且為桀跖之嚆矢耳真無愧而不知恥者也○結只一句收勦嶄然

翦借為淺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昌註無物而大通之處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爾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舊註質猶云未散之朴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猶云朴散之氣○按至道之精乃先天一氣萬化之根本也故曰物之質至分而為天地陰陽散而為人物芸生則已落形器節為濁質故曰物之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言即形而下者已不能調燮安能知至道之精全未散之朴形○蘇子瞻曰按山經廣成子治大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託于養民以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爾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聚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

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佞言僞也。蒻蒻佞貌。眞人佞人猶鷇之與稗。不同種也。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按蘇說似尚未的。訓佞字。亦非語意。竊謂廣成子所云至道。以下文照之。乃由淸靜守形。直至與先天太極同體。非止以長生不死爲物之實也。則本文語意。蓋謂黃帝不思以一身裕萬化之原。如先天之太極。乃止欲調燮陰陽。利濟民物。而不免於風雨不時。草木易落。翻覺天地之功用。多所缺憾。卽日月之光。亦益以荒微也。者而猶區區然。以養人民遂羣生爲意。是佞人之心。蒻蒻然至陋者也。佞疑與論語非敢爲佞之佞相似。謂意在悅人也。蒻蒻猶區區。言卑瑣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蘇云閒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直問其實。○按不問養人遂生。而專問治身長久。則不逐于末而欲探其本矣。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

能修治此身。使渾然大極。則自然長久。卽至道之精也。故善其問而告之。

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按此即太極本無極也之意蘇云窈冥昏默此致道
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故窈窈冥冥所以致
一也昏昏默默所以存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敎之皆真實
語愚謂此四句即指道體言之窈窈冥冥先天之太極也
昏昏默默以人合天之太極也先與揭明道之體象下文
乃以致道之方次第告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
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蘇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
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
神一而長生矣按此言實長生之要莊子自是精於修
真者故書中時有吐露處而此處語似反覆意有層次向
來解者多未了澈今細味之則此段實分三層一層容似
一層蓋內養之法先要收視反聽使神不外散而內觀五
藏則神全而形不傷矣故曰形將自正正者咸正無缺也
又必行之有常靜而且清毋爲事物侵亂而或勞形搖精
則可以延年而益算矣故曰乃可以長生然收視反聽雖
不外視猶內觀也抱神不散雖無雜念猶有內覺也若行
之久而清靜之極并內觀之見聞內覺之知胥歸無有

則神不待抱。自然守形而不離。一身之內。元氣渾圇。漸成純陽之體。乃可以長生不死矣。故曰。形乃長生。此入手工夫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愼內提固其精神也。閉外閉鍵其耳目也。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形神離矣。故我欲女聞見心知之俱無。又當愼閉內外。不可少有間雜也。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

蘇云。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按諸註以子聽爲近。然論語意。則此即承上文說來。言我教汝無聞見心知。又愼閉內外。使絕無間雜。此境雖由靜養可以漸而至。而此外亦更無別法。但由此常久不息。則眞陰眞陽渾全凝結。而絪縕化醇。生生不竭。故大明者陽也。窈冥者陰也。而由此已直遂於大明之上。深入於窈冥之門矣。爲能養眞陰眞陽。而至彼至陰至陽之本原也。彼天地有官。而主宰萬化。陰陽有藏。而蘊涵羣生。固悠久無疆。而汝以無聞見心知。愼守汝身。則一

姚惜抱曰皇王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之意不見光不見土即空四大之意

身中之天地常泰也一身中之陰陽常和也而一身中之萬物自壯而堅凝不敢矣豈不與天地同其悠久乎此成熟火候也。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一者先天一氣也。和者太和元氣也。惟至彼陰陽之原。故能守先天之一氣守先天之一氣則益然太和常充滿於一身之內洋溢於一身之外如以身處于其間矣。此所謂全體一太極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李淳風主物簿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劫一日陰陽之小紀也○按與太極同體自然不衰言千二百歲舉一大劫耳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不曰僊而曰天。可知是以人合天。而體同太極非僅延年長生也唯體同太極則天地自位陰陽自調百產自昌并無所用其裁成輔相。而欲官乎物之殘矣。此修身之至道此在宥之極則也更何事為天下哉。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蘇云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有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按以道通爲一言之則物本無終

顧亭林曰野古音墅

歸震川曰至道全身



極但拘於形器不知我與天地並生則以為有終極耳故得吾道則以清靜之至復還一太極之體自然歷帝升王降而不受變滅失吾道則形亡而氣銷百年之內無異一瞬直是帝生而上見日月之光即下而化為塵上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舊註百昌百物也○按無窮之門無極之野即先天之一氣即太極之本無極也此身未生已寓於太極之中此形已分乃別具一太極之體彼百物之生於上者固無不復反於土也則人之分形於太極者獨不可復反於太極乎故我唯守一而處和克全此太極自有超乎形器之上以立於不死不生之地者則將去女而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矣夫既復反於太極則日月不過懸象於天地天地不過分形於太極又何難與日月並其明而升恒不息與天地同其壽而悠久無疆哉此則薪雖盡而火自傳形之長生亦有可以不計者矣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猶言同我謂所行者適當我所行之道也遠我猶言異我謂所行者遠違我所行之道也緡者如絲之合而相續即遊無極入無窮之意昏昧也即不知物之無窮不測而以為有終極乃甘

與草木同腐是也言當我則得遠我則昬總在人之自處耳我可以長久則人亦皆可以長久豈必人皆死而我獨存乎。至末忽然高歌。喚醒大衆。慈悲深意流溢不盡。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陛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舊註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枝風之小而和柔者也。鴻濛太初元氣也。髀股也。倘然自失貌。贄然拱立貌。○按雲將鴻蒙皆非人也。而設爲問答。可知南華中所舉姓名皆憑空結撰。即堯舜孔子亦作雲蒙觀可也。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前答只一遊字。再問止歎一聲。蓋既示以無爲。繼乃嘆其多事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按雲將所問者。爕理後天之事。即黃帝之問廣成子以爲物之殘者也。鴻蒙乃先天元氣盎然太和。初無事於

鞅掌紛擾也猶秧穰

（調變。故重言弗知。正深以明其無所事此也。而雲將未悟。則以爲不答其問也。）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舊註〕天稱鴻蒙也○按浮遊三句正自狀先天之體言先天之氣。浮遊於虛空之中。未嘗出于有心。故不知所求。猖狂放蕩無拘束也。元氣周流。原不拘於方所。故不知所往。鞅掌不飾儀容也。无妄即無極之真。造化之根柢也。立於物先。周乎物後。祇此一誠之通復。非有待於修飾。但鞅掌以觀之。在在可見也。又何加焉○又按詩小雅或王事鞅掌箋云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疏云事煩不假爲容儀也。使此處莊子只取不事修飾之意。雜篇庚桑楚鞅掌之爲使則義兼捧荷）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倣）也。願聞一言。（言已自猖狂而民自歸往。不得已而君之。今已爲民所倣效矣。故欲得教示一言以莅之。○堯舜之民。瞻雲就日。故托名雲將）鴻蒙曰。亂天

廣雅毒痛也

章枚叔曰倫借爲侖

説文侖思也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噫治人之過也天本無爲。物本無知。有爲有知。則亂天經逆民情而元天弗成矣。夫元默之天。於穆不已乃萬物之所由生也元天弗成。則紛擾不寧而禽獸草木昆蟲。俱蒙其害而不遂其生矣凡以有爲爲治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噫毒哉僊僊乎歸矣【舊註】毒以藥治疾也。按僊僊猶翩翩也。語意猶云汝欲治之則汝自毒之哉。余則翩翩乎而歸矣不謀與汝言矣言外見但以鴻蒙返之鴻蒙而已又何言乎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幸溟泯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按心養猶心齋也。能養心於至虛。但安處無爲。而物自化矣。蓋有爲則物災。無爲則物自化也。無爲何如。墮爾形體

歸震川曰無爲治世



黜爾聰明倫類之分與物忘之而大同乎涬溟涬溟混融自然之氣也心無所繫是解心也神無所注是釋神也如槁木如死灰塊然坐忘則莫然無魂也如是則無爲之至矣物化何如萬物云云猶芸芸也衆生無一不各復其根而安其性命之情者其復根也無非聽其自然而不知誰之爲之者所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其根也若知如此是復根則心有所知即已離其根矣故不問其名謂必如此乃名爲歸根亦不闚其情謂必如此乃實歸根則天之生物不小若是所以物自化而生也只一心養而已足矣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指惠施公孫龍之徒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立法教於已而强天下以從我從我則喜之違我則惡之是其心欲以已勝天下而高出衆人之上也夫

衆豈果可勝哉苟無衆何以有君君亦因衆以寧耳況一人之聞見有限衆人之才技各擅所聞必不如衆技之衆矣爲人臣者挾一人之私見以求勝而欲執此以爲人之國彼徒見三代以下之治初亦可以治天下而不知治之卒以亂之利之所在正忠之所伏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求出衆而卒不可勝則一身之欲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有國者顧不知而惑其說豈不悲乎○悲有土者之不知正以深著出衆者之害是對面着筆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有形器者皆物也有土形器之至大者是有大物也既有大物則雖人亦萬物中之一物必有以異於物而不可等之於物矣唯同是物而不僅猶夫物故能以物爲物而因物付物然後知以物爲物而因物付物者之豈非猶夫衆物也如此則因衆以寧者還可以寧乎衆矣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吳摯甫曰方言適往也適復往復也旁即方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不獨治天下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獨往來於天地之間。絕無贅累。是以至無而合至有。乃獨有衆人之所不有者也。郭云。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擾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至貴之人。乃人人也。大人之教。因物性之本然。如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影即在於形。響即在於聲。非強之以所本無也。即或因人之問而應之。亦適肖其所自有之懷來。而與相配合。未嘗欲出乎衆以自異也。若此者。寂以待物。則處乎無響也。隨物變化。則行乎無方也。挈汝適復之言。攜天下以適道。復還其性。天也。撓撓。撓挑也。言雖挈天下以適復之實。行所無事。常撓挑以遊於無端。無端者。大化之周流。原無端委之可尋也。既與大化俱而遊無端。無端則獨往獨來。出入俱無所依旁。直如日之升沉遞遷。莫知所終。亦莫知所始矣。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說大人之形軀而頌

匿同暱近也

薄止也
俞曲園曰諱讀爲違

之論之豈復尋常之官骸哉直合乎大同而與天地無異矣大同而不復自見有已則亦不見有彼而於群有一視如無有更安得見有萬有而以出乎衆爲心哉故視有者不過爲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爲治者也視無者則合乎大同直是天地之友矣有上者何不爲大人至貴之身顧乃聽其以國僥倖乎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此段單承觀有者昔之君子而詳言之蓋既觀有則其見以爲不容已者固不一而足矣觀人則物爲賤而不可不任其自然以育之對君則民至

畢而不可不因其所利以利之事情叵測故日匿而不可謝絕不爲也法本粗迹故曰粗而不可廢弛不陳也義主分別須費裁度遠矣而不可不居之於已也仁主慈愛能聯情好親矣而不可不推廣於衆也禮有節文故日節而不可不積之以至於習熟也德本中正故曰中而不可不高之以期其日崇也道本共由故日一而不可多所變易以從之也天本神化故日神而不可不盡人爲以合之也凡此皆其所不容已者故三代以來聖人之爲天下者常觀法於天而不能合而有助也務成其德而不自覺其爲後起之累也行必出於道而轉與道不相謀也常會合於仁而難恃其仁之無不破也時與義相薄而不能積之至於無往非義也務與禮相應而難諱其屈折纏索之苦也日與事相接而不辭其紛賾煩擾之勞也日整齊其法度而惟恐其法之不行以至於紊亂也恃有民以自寧而不敢輕視之務遂其生也亦思因物付物而常恐物之不得其所乃留連於心而不能去也君子之觀有者如此○此段如此看語意方不矛盾從前諸解俱誤坐未通前後文看耳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此乃即上文所言者指其失而歎之言觀有者所最重之道德仁義等皆物於物者也故可統

歸震川曰法未嘗廢
為而無為

名曰物物本不足爲也而以爲不可不爲彼固自謂有德而可以治天下矣不知彼之所謂天者已屬物之殘而非天也則其所謂德者非德矣不明於天豈能純於德乎旣不明於天之爲天則其所謂道者非道矣不通於道又何自而可以治天下乎然則以人國僥倖者與自以其國僥倖者皆由其不明於道也若斯人者豈不大可悲哉何

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夫悲莫甚於道之不明則道可不辨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無爲而物其尊之則天道也有爲而物得累之則人道也譬之主臣焉無爲而端拱於上者主也天道似之有爲而奔走於下者臣也人道似之夫祇有爲與無爲之間而天人判焉主臣別焉其相去遠矣甚矣道之不可不察也

## 天地第五

此篇亦發明君天下者。但當順天德之自然。絕聖棄知無所作爲而道得焉矣。若墨惠之拘牽。徒自困苦耳。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天地雖大。無二化也。萬物雖多。無二治也。人卒雖衆無二主也。人君非德無以由治。而非天無以成德。天者無爲自然而物自化。故曰玄德。自古君天下者。豈別有所爲哉。唯克全天德而已矣。形勞天下之說。何其迂也。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天德者天道也。卽君道也。以道而觀稱名之言。則人君之名位自正。以道而觀上下之分。則君臣之大義自明。以道而觀人之材能。則天下之官。各當其職。以道而汎觀乎衆理。則萬物之應。各適其宜。蓋得其形上者。而形下者。皆不勞而治矣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統於天



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德可合乎天地。故曰通乎天地者德也。道可周乎萬物。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人者。禮樂刑政之屬。是其事也。能有所藝者。才能由諸鍊而生。是其技巧也。從其外而觀之。固散著而分見矣。要而言之。則固有統乎其宗者。天是也。試由技而遞溯之。技必固事而見。舍事則無所奏其巧。是技統於事也。義者事之宜。有義而事始立。是事又統於義也。惟有德者能以義制事。非德則似義非義。是義又統於德也。德有得而道集虛。唯至虛有以合乎至實。是德又統於道也。宰其無為自然之天。卽行其無為自然之道。行於萬物者。祇自泰其天君而已。是道又統於天也。可知天實統其宗。正無須逞技巧而紛逐於物矣。語意層遞。直注至天歸宿。○兼猶統也。故

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褚氏云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化。如淵水之靜而天下自定。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卽易所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通於一。一卽無為之道。無心得。無心於必

刳洒也

姚叔節曰谿同滔淮南注滔大也俞曲園曰事猶立也
吳摯甫曰為猶共也

得也。○凡此皆以道統於天故。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舊註上文所引記曰老子書也此夫子或即老子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陳碧虛曰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郭云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按道周萬物而統於天。故曰覆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句心之大也。沛乎其為句萬物逝也。所以必刳心者。以去心之累。乃可以全心之體。而其用自神也。凡事以無為為之。即其心中自然之天。凡言以無為言之。即其心中玄默之德。無為而人自蒙其愛。物自蒙其利。仁之施也。萬物之形不同。而物視其所一。有以同其所不同。使歸大同。是大無不包也。不立崖岸以自

馬通伯曰荀子注拘讀為鉤鉤規也取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通於心

異。使萬物皆得遊於其中。而無所隔閡。是寬無不容也。寬大之內。極之萬有不齊之數。皆其中之所有。是富無不有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網之在綱也。是之謂紀。德成之後。不動不撓。信小者之不能奪也。是之謂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無或窮也。是之謂備。志之所定。非他物之所能撓。無或損也。是之謂完。君子唯刳心而於此十者。皆明明其克全焉。則行所無事。而無窮之事。皆韜藏於其中。心之所以益大也。一無所爲。而無窮之爲。早已沛然其莫禦。萬物之所以共逝。而歸往之也。道之覆載萬物者。于是乎全矣。○舊註俱以事心之大相連爲句。既曰刳心。何云事心。殊覺費講。今以其事其心絕句。似義旨了然。而更有筆態。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合叅】君子既有得於道之大。則內重而外自輕。一切金珠貨財貴富。固非其意之所屬。即壽夭窮通。亦無所動於中。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已私。王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已顯。乃若所顯。則惟明乎萬物一府。而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而無來去之異耳。此外別無所謂顯也。此爲刳心之極致與。

吳摯甫曰生非德不明與
下窮生字皆讀為性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溜乎其淸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呂註〕淵乎其居言靜湛而不動漻乎其淸言流通而不濁○按金石能鳴無金石則無以鳴矣而金石不考不自鳴也金石之聲卽藏於金石之中而渾然無迹當其不鳴人孰得而尋之故道之存諸心者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亦如金石有聲而不考則不鳴皷能測所由來推所終極而定其所在哉○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言得道而有王人之德者但率其素履而往非有心欲通於事也但得其要道立之本原而智睿所照自通於神明有以周萬物而不遺故其德廣大而韜含無窮其心常寂然不動若發而出則隨物之所採而各給之所謂感而遂通也豈預爲將迎役其身以逐於事哉故原於天則爲道得於已則爲德形存而道存焉道存而德存焉形不外道而生道以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接於物



有德而益明存形而窮生則本原立立德以明道則神明通若謂如此猶非王德者邪則何以神明之用蕩蕩乎無心於出自忽然出無心於動自勃然動而萬物不待招懷莫不逝而從之乎此所以決其爲王德之人也非王德者邪邪字一呼從之乎乎字一應古註於此段全未分明陸長庚以蕩蕩乎以下爲更端復贊亦通但於邪乎二字似尚欠覈貼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道之爲道無形可見無聲可聞求道者必視之於冥冥聽之於無聲矣乃冥冥之中有獨見其分曉者焉無聲之中有獨聞其和諧者焉故雖深之又深而未嘗不創物而寓焉神之又神而未嘗不精確可據焉故其應物也至無而含至有任所探而皆足以供其求時騁而各有當隨所往而皆有以要其歸若此者大可也小可也或長或短或修且遠亦無不可也王德之人道盡如此矣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本無為

給數即急速荀子齊給便利注給急也乃猶能也

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赤水極南崑崙至高既至極南登至高乃不同首而更南望還歸則好高騖遠而忘所返之喻也玄珠喻天真也元珠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明察不可以言詮故使智使離朱使喫詬皆索之不得也喫詬多言也〔郭註〕象罔即真也呂云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元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言為天下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給便給也數頻煩也敏敏捷也）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又用知以求復其固有）彼審乎救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合叅〕過生於聰明而又役知以禁之而不知過即由

先伯父曰天乃兆之誤說文兆分也

馬通伯曰以上申不能剖心

用知而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將乘人失其自然之性。有為之迹以臨民使方且本身而異形。一身之中。已肝膽楚越。方且尊知而火馳。一人尚知。則人競尊之。風行如火之急烈矣。方且為緒使。褚云役於事也。蓋開事之端緒遂引之於不盡而常為所役。方且為物絯。絯束也。事物拘牽。結而不解也。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四顧。顧四方而應之也。應眾宜。事事求其宜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與物化。言逐物而應其宜。則喪其本然之我。而與物推遷矣。而今日之樂其利者。明日即承其弊。是未始有常也。合參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族。族屬也。祖。族人之所自出也。以譬學術之有本末。言齧缺之學。得其末而不得其本。故循於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止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之父。蓋玄之又玄。乃眾父之父也。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聖知治天下。則治正亂之倡率也。郭云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以禍之。田常非能弒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甚確。

然猶乃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舊註華地名封人掌封疆人也）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恐教養不易）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郭云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鷇待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郭云苟順天而應人雖湯武之事亦就閒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宮註神仙之說或求之於服食吐納或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殺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殺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

馬通伯曰以上申不能目物

馬通伯曰以上申不能無爲

天之說。則去而上僊。矣爲而不信。三患或云卽釋典水火風三災。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無落吾事言毋荒吾耕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郭云意不在貴堯賤禹只要見得當絶聖棄知耳○按墨氏托於神禹以形勢天下爲道故特爲貶禹之辭以刺之

泰初有無句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最初也○循本或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

馬通伯曰且然猶始焉庚桑楚釋文且始也

留借為流

馬通伯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則其有取於莊子儀則之謂性可知

喙鳴謂聲息也

馬通伯曰以上申道統於天

名也。○〔按〕或以有無無爲句謬。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循本〕至無之中而一由此起有一矣刱未著形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循本〕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止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循本〕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循本〕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循本〕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按〕初即太初也。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循本〕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而大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而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按〕同於初。即與天地合矣。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循本〕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元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意與。即太初自然之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按南華全經。俱以無極而太極爲綱宗。故其言雖似不經

嚴又陵曰堅白二者皆物之德然皆附物以見離於物則不可見也今為辯者能取物德離於物而論之故曰懸寓

而實有把捉。所以異於諸家之荒誕。道而必窮也。又儒者謂太極以上不容說。說至盡人合天而止。莊子則直以人而上與無極同體。復還先天。此其異耳。說已見卷首總論。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 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言有人於此其所攻治之道。如有成法互相倣效。有可有不可。有然有不然。務分別而不混。其辯之雖恐不勝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之說。如揭星宇之大。而懸之目前。使人昭然易見。若此則可謂聖人乎。此明指堅白同異之徒。特托於夫子之問。而假老聃之口以斥之。諸解殊欠妥帖。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語已見內篇應帝王。痛斥辯者之徒。比之胥役技藝等之繫狗繫猴。曲肖其狀。蓋狗被拘執。徒多幻想。其痴妄似之。猿狙便捷。卒爲人禽。其辯之敏給。而轉窮似之。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也 而汝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筆悉夫無心無

馬通伯曰以上言化民非關聲色

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衆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言將奚施乎○按有首有趾言形體具也無心耳言無知識聞見也衆有形謂一切事爲之迹也無形狀而皆存者謂精神念慮也俗解以無耳者衆爲句以衆字與盡無字對次通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筆乘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忘已人之所以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于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以所告進陳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俞曲園曰風从凡聲故得通用



局局大笑貌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合參〕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則其所以自處者如高其臺觀多其景物以誇耀於人人皆艷慕將往而投迹者多矣自處高顯而使人皆投跡是使人皆效其故步而不安其本性也 蔣閭葂覷覷然驚曰 覷同虩驚懼貌 葂也汒 茫 若於夫子之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舊註搖蕩猶鼓舞也〇〔按〕搖蕩二句是開說須活看言大聖之治亦似搖蕩民之心志使之成教易俗者然其所以搖蕩民心者乃正舉其後起之賊心滅而去之皆取其本性之獨志進而復之原無作為之迹一若民性之自為初不知其由於上之搖蕩之也則其所以搖蕩民心者正大異於後世之搖蕩矣諸解俱蒙混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 幸 然弟之哉

馬通伯曰以上言聖治必使民自為

搰⿰骨力同義埤蒼云⿰骨力力作也

姚惜抱曰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橋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方思善曰溟涬乃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雲將篇大同乎溟涬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已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如弟於溟涬然哉，言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俱誤。○按欲同乎德而心居，言但欲同復其性命之情，不待作為，而心亦泰然安居，而無思無慮矣。諸註欠明。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搰音忽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溢湯，其名為槔。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循本

卑陬即顰蹙顰从卑聲陬即趣之借



數如溢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按必之本體純朴不雜。而坦白光明。故曰純白。若有機心。則純白之本體不全。必紛紜馳逐而神亦不定矣。不可以載道。道自不為所載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瞞然目無精采貌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循本於于語助。如俗嘲文士之乎者也。獨弦哀歌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也。乏之廢子貢卑陬鄒失色頊頊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卑陬卑遜自處於陬隅也頊頊自失之貌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成功多

徒乃也

風波言易為是非所動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後事求可功求成昧者以爲語近功利必非孔子之言因疑此篇并非莊文不知聖賢之學固不計功謀利若用於世則夫子固云期月已可三年有成矣豈必不可豈必不成乎又曰篤恭而天下平無爲而天下歸獨非用力少而成功多乎且南華所載孔門議論不過重言之例原非眞有此言即如此段乃因愚惠之徒騃守師說奉爲至極迷惑不返而不可以莊語喻故戲撰此說以爲雖孔門高弟猶屬服老聃自謂小知不及大理至孔子聞之又以老圃爲假修渾沌尚非天然渾沌則大理之上更有大理矣凡以爲守師說而小知自是者諷也以諧笑之言觀之神理乃大得耳迂腐者妄生疑議亦大愚不靈矣○

馬通伯曰以上言全德忘機



今徒不然猶云今皆不然也執道守朴拙之道不用機也德全不二三其德故也形神之全以不攖其心也寄其生於斯民之儔伍與之並行力作而不知機巧之日生茫然淳懿之備存而未漓也大抵人之不淳備者皆以機巧忘其初心耳若此人者志不移而心無爲天下之非譽無足以動之者得其所謂當其心也而謷然不顧失其所謂拂其意也而儻然不受於彼毫無增損焉真全德之人也若逐人之所之不能自定則風波之民耳風波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谷叅逐假猶藉也孔子以爲老圃特假安樸拙以修渾沌之術非天然之渾沌也故彼但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付之無心即因時任物亦正葆其真也彼但能治其內不使心逐時趨而不能治其外使身逐時趨而一如不逐時趨也若夫明白坦易不必自苦而自然入于太素無庸爲鑿隧抱甕之事而未嘗不復於淳朴常體其性葆抱其神以遊於世俗之間泯然與俗同波而不自失又何至使人驚異之耶且不特不

顧指猶貢禹傳之目指

令汝驚。卽子與汝。均不足以識之矣。蓋修渾沌而未免有意。卽未爲眞渾沌。可知見以爲異者。仍非其至者也。莊子特設爲孔子之言。以提醒小知自是之徒。亦卽已示之大理矣。循本以孔子之語爲盛贊丈人亦可通。但義味較短其餘諸說。則全誤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諄芒元氣也。大壑海也。苑風東風也。設爲人名問荅。猶雲將鴻蒙也。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舊註人之目皆橫生於面。故云橫目。○按大壑以喻中國四海之內也。無意猶言得毋有意也。故問其治人之道。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副墨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

馬通伯曰與讀為舉

姚惜抱曰晉人諱昭皆書作照

馬通伯曰以上言神化忘



各紓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顧指民莫不至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非以爵勸罰阻也。願聞德人接天下化從聖治也而未見德澤之及人。故又問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則其心至虛也而四海之民已共蒙其利。共仰其給。以悅以安。若嬰兒之於毋。失之則怊乎其悲也。若行者之於路。失之則儻乎其迷也。固四海之所仰賴而不可無者矣。而人之食其德者。又初不見其德也。但安於財用之利。衣食之充。而忘其所自來。此熙皞之象。丌德人之容矣。願聞神人德之及人。無迹如是則聖而不可知矣。不有神焉者乎。故又問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合叅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遂於大明

之上。而乘之以照。又初非有可見之光也。光與形。俱入於窈冥之門。如滅亡然。此則照徹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其胸次與天地同其廣大。其樂一天地之樂。而萬事皆銷歸無有萬物皆復其本根此則混一杳冥神化而不可測者也。故謂之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罹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進也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按有虞勞心圖治之名也。武王勞力爲治之名也。莊子見得後世有爲之治。無論勞心勞力皆非其至。而世俗乃有竊帝王之緒餘奉糟粕爲至道者何其惑也。故設爲二人問荅以發明之。赤張之問。心知虞周無異而故爲世俗之見以獻疑也門無鬼亦心知其無異。邪不直說明白。而還詰之曰。有虞之治因天下之本治而治之邪抑因其亂而治之邪。言外便見得

公羊非相爲賜注賜猶惠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至治忘迹

虞亦治於既亂與武之戡亂無以異矣赤張滿稽遂因其反詰而暢言之天下不外期於平治若已平治何煩有虞氏之治之有虞之治天下也正如因人之患瘍而藥之也夫禿而施髢病乃求醫豈遂無憾哉試觀孝子之事親也至親已有病乃操藥以進有不憂形於色者乎然則天下既亂而後治之如藥瘍然固聖人之所羞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至德之世發不待倡故不尚賢固不待極故不使能上如標枝無心而居其上也民如野鹿無知而適其天也無邪何知有義無殘何知有仁無詐何知有忠無誑何知有信天生人自有動植之物以資其生唯所使而無或奪之又烏知爲上之所賜是則不至有亂者亦不見有治故其道已行而無可見之迹其事已成而無可傳之術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循本世之所謂忠臣孝子者以其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而隨和世俗者卻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豈世俗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常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心使皆喜己之無違也然且不自知其爲導諛也是一人之身合始終本末皆自犯不體反不相坐罪矣○按此段正痛斥惠施公孫龍之徒惑衆異說而樂與相應者有甚於臣子且爲不肖之臣子議論警快洵足動魄驚心○導猶奉迎也諛諂佞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章太炎曰詩傳祈報也釋詁祈告也嚮即今鄉導字凡鄉導主呼路徑以報告人故謂之祈嚮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既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且與之合其譬喻飾其辭說欲人易曉而樂聽之思以聚衆由是襲其衣服擬其風采摹其容貌轉挾其術以媚誘一世仍不自知其爲道諛與世俗之人爲徒而通其是非于所是則亦是之于所非則亦非之猶且自謂高出衆人此直惑之甚而愚之至者矣何也使愚惑而知所反猶非大愚大惑也唯其爲大愚大惑乃終身不解終身不靈如此也靈猶醒也自此至恐其似巳也皆痛惜施龍之徒迷惑不悟也循本因垂衣裳句以爲說歸舜身上亦失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循本此下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則惑者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以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赤張滿稽自謂也祈嚮欲向也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欲嚮向不可得已

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荂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馬通伯曰以上言徇俗大惑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循本以下又以樂爲喻大聲大樂也折楊黃荂里巷滛哇之曲也高言。卽上文至德之世之說也。缶鍾、尾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尾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耶。重譬喻重言之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上一節讀之而改缶鍾爲垂踵謬矣。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按大聲以比大道折楊黃花以比百家之一曲自是者此卽天下篇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之意是莊子最痛心處故重喻重言。極纒綿反覆之致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按末忽又轉出一意言世俗之惑。旣牢不可破而强爲推論以破之是又不惑者之一惑也。不如舍之而不復推求猶不至與彼之勞形怵心者同憂也。比附也言不與彼比附同憂也。此正痛極憂深之辭。故下文又以厲人生子提醒之。○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厲醜惡也(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者乃至終身不解不靈何哉。○按忽又再作一喻幷不

繳應愈懲覺痛惜之深。噫，醒更切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合參]其斷在溝中，爲樽之餘也。一加文飾，一加汙濁，均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而義加顯快。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子公反音衝中顙；[口義]困惾，衝逆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乖失也。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口義]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趨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口義]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爲自得矣。且

曾文正曰柴謂梗塞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多欲取困

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其內便凝胸次也。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口義）冠弁搢紳禮服也。以禮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灼○（口義）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爲成法拘束。如罪人被繫。睆睆玩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睆睆目視而不動貌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口義）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囚之人。檻囊之虎。亦可以爲得矣蓋極口以詆惕墨也。○交臂反縛也○此段又以其遁而必窮。徙自困苦。直比之於囚繫桎梏形容盡致。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道第六此篇亦針對墨氏假托神禹爲形勞天下之說故言天道清靜無爲君道亦必清靜無爲此君天下之本也有爲則未矣即如上二經所言仁義猶非性之本然也若外襲仁義則竊盜之流矣而非至人之心不能定其本末也後人讀書而不通其意有以經術談天下者豈知陳編止古人之糟粕耳又可執糟粕以治天下乎○舊說德則主靜治則無爲是一篇主意排比轉換讀此須玩其筆下不窮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運而無積流行而不留滯也天地帝王聖人之所以無爲而成化者也人能深明此理則其存於已也必絕聖棄知昧然罔覺更無不靜之候矣六通四闢言六合四方皆洞達明之至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撓心者故靜也聖人之靜又非以靜爲善乃有意於求靜也萬物無

王懷祖曰漢書注至實也至字古讀為質

倫理也



足以撓其心者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水靜則明可鑑而平如準匠人可取以平高下焉況精神靜耶故聖人之心而靜乎則天地萬物皆其明之所燭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上文言靜此由靜說出無爲却於靜字上而補出一虛字靜字內指出其情則恬淡其景則寂寞乃自然生出無爲字如此則天地將準焉故曰天地之平而道德於是爲至極無以復加矣休止也息也言息其念慮絕不勞擾也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此承上言聖人唯休故虛虛故靜靜故無爲而帶言虛靜無爲之妙只分三層看自明○心不勞擾則空虛無物而空虛之中至無而含至有莫不有倫而不亂此太虛之體也太虛至靜而至靜之內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各得其當而無失此清靜之體也清靜無爲而性其無爲

也。則君不擾而百司皆得効其職，事無不治也。且心常愉愉，而憂患不得攖其胸，自不夭其天年也。○俞俞猶愉愉，言暇豫自得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上言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以靜之妙用存於本體者言也。此言萬物之本，以靜之大用見於事業者言也。觀下文可見。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君臣上下、山林廊廟，皆以主靜立極如此。靜而聖，動而王，此動靜以出處言。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尊美總上山林廊廟、君臣上下而贊之。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之德也。此實事物之本源、道法之統宗，足以均調天下

者也。得其本宗。則在我之太和。即在天之太和。是與天同一太和也。以均調天下則我蓀其太和。人亦共蓀其太和。是與人同一太和也。太和之中。自有至樂。既與人同一太和。則人樂皆吾樂也。與天同一太和則天樂即吾樂也。其樂何如哉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吾師乎至不爲巧六句、說見大宗師。此特以戾字換義字。蓋制之以義。即不能悉任自然。故竟名義曰戾也。謂之天樂者。明非樂其功用之廣大無窮。主以有功用。一如乎無功用。仍只與天同一太和。乃真至樂也。則人樂亦不外於天樂可知矣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知天樂者便是全體一太極故其生如天之行無心而成化。終古不息。其死也如物之變化。雖夢覺之有分。非薪火之俱盡。所見齊物論篇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靜與陰同德如陰之合也。動與陽同波。如陽之變也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怨猶怒也。無欲故無累無疾故無責

故曰、其動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虛靜無為与天地合德是謂大本大宗

天其靜也地同德同波。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無責無累。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自其生也天行至此又詳言天樂之實而歸本於一心之虛靜虛靜故有為實無為也下文乃詳言無為之為要。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天地之化。非有為也道德之至。非有為也故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按此篇以天道為帝王之道。故上必不可以有為所不可概責以無為者。唯在下為然。在下而與上同德則舜之為臣也亦有君人之度者矣。不然。則鯀歟宮也。百

落同络

爾雅功成也

僚皆以清談廢事。可乎此處帶言下之不可無爲。正深以明上之不可有爲也。與上明此以北面意。原不悖。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知雖高出大地之上而周其外。不自用其知以慮之。辯雖可以雕鏤刻畫。極萬物之情態。不自逞其辯以說之。能雖可以宏濟海內。不自用其能。而事事自爲之。所謂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也。彼墨惠之徒。正與此相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體天地之無爲。而萬物化育。人民雍熙。是乘天地之正而即以馳驅萬物。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顧亭林曰萌區卽樂記之區萌月令句者畢出芒者盡達古人讀句若拘萌卽芒也



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口義】咸武爲文德之餔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形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毛皆非禮樂之本卽玉帛鐘鼓云乎哉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無爲本也要也有爲則末也詳也爲上者但操其本握其要而已若夫五末則皆後起之爲後世之逐於末而學習之惟恐不詳者卽使古人容或有之亦其所後而非其所先也【口義】云所先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呂註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旣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

馬通伯曰莊子論治道乃精實如此文中子云虛元長而晋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衰之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〇[口義]化作化生也詩薇亦作止是也萌蘖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口義]尚親昭穆世次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皆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言既不得其序又安得有道〇自君先而臣從至此貞上一從字一先字詳言先後之序見爲上者必有所以先而所以先之又必得其道以起下文明大道者先明天而後以次從之天者無爲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

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合參

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惟眞道眞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分也先不擅後下不侵上守也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眞賞罰當於理愚智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修身莫不以此要皆順其自然不用智謀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國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唐虞也○按此節以先明天爲主先明天則以無爲爲先而道德自全一切修已治人之事皆自然而然悉歸其天初非別有作爲此乃太平之盛治也何待形勢天下哉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按一筆應上醒出所先必在於無爲意獨舉形名者道德仁義猶近於本是非賞罰之爲末又不待言也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

言也（由天起數而遞變。至刑名第五。至賞罰第九）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呂註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倒則不正。以末爲本。迕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辯士一曲之人俱見天下篇郎以形勞天下爲道者）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又申明末在下詳在臣之意。以見上之所先者不可不在於無爲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悲死憐幼）而哀婦人（恤寡）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馬通伯曰以上言帝王天子之德本末兼該先後有序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舊說〕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日月四時晝夜雲雨。皆不爲而自然所謂天道運而無所積者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膠滯也擾亂也言如舜所言則已之用心爲膠擾矣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子之言與天合我之心與人合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人合豈若與天同運與地同靜之大且美哉○

結言天地而已矣。

收通篇應起處。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呂註〕孔子道不行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免罷官也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藏孔子之書也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紬繹經旨也十二經呂云春秋十二公之書陳祥道云繙六經爲十二經也司馬彪云六經六緯也按緯書乃圖讖家言而所云十二經大抵該孔子刪述之全固不

馬通伯曰物愷猶樂愷物勿通禮鄭注勿勿慤愛也章太炎曰堯典朔易大傳五帝本紀皆作伏物此物易互譌之证易愷即豈弟詩傳豈弟為樂易

此十二公之書亦不必孔子時。已有十二經之目也。蓋以異說爭鳴。皆竊附於聖經。而別標一曲。故直舉十二經而一空之見雖十二經之要。在於仁義。已非無爲之本。中其然能亂人性而不可以爲治所以奪異說之所托也

說曰大謾願聞其要方思善曰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聃遽止之也謾汗漫也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祥道云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也兼愛仁也無私義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意歎詞方云幾乎後言言謂近於落後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方云有心於兼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無私焉乃私也有心於無私即所以爲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

姚惜抱曰莊子真是禪學其詆孔子之徒如以呵佛罵祖為報佛恩其意正儼然以教外別傳自居也

章太炎曰老子貴嗇則餘財自多

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噫夫子亂人之性也祥道云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思善云逃亡之子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以治天下是速其亂也偈偈用力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百舍百宿旅舍也重趼足有厚皮也不敢息求見心切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筆乘〕棄妹疑因妹家棄蔬於鼠壤老氏主於儉嗇故惡其暴殄而疏棄之不復至其家也生熟不盡有餘棄也乃積斂之無崖不立界畔似不義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舊註〕正郤猶退聽也何故仍問昔者之所問也○按郤隙也言已心方有一隙之明似覺子未可厚非者特未知子之所為果何故而若是使人乍見之而疑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

焦弱侯曰將動而强持之其機括能伺察而謹審也

爲脫焉（按脫謂解脫其累棄而去之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老聃言汝以不仁不義爲刺我耶不知我於巧知神聖正欲棄絕之而後得解脫焉方且一以已爲牛一以已爲馬子昔者謂我不仁不義正如因其實是牛馬而謂之牛謂之馬耳若有其實而不受其名是已脫去巧知神聖之殃而又欲再受其殃也吾聞子言而漠然者不過服習我之常服非以爲有當服習者乃服習之也）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衝然（衝突目而視也）而顙頯（塊然頯高露發美之貌）而口闞然（闞音獻詩大雅闞如虓虎註云闞然如虎之怒）而狀義然（義嚴毅貌）似繫馬而止也（身雖繫而心已馳所謂心猿意馬也）動而持（動則矜持）發也機（發如機括）察而審（察必詳審）知巧而覩於泰（自恃知巧而驕泰之狀可觀）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不信多矯揉假僞不因其本然之實

王懷祖曰廣廣讀爲曠曠終窮也

也凡此十者皆爲不信之徵正如邊竟之間各有封域有窺伺之人欲乘機而襲取於外也直當名之爲竊盜而已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道即太極也大不終小不遺即大莫載小莫破之意蓋太極立於形器之先而爲化生萬物之本故當混茫未分之初而萬物已悉備于其中廣大而無不容亦淵微而不可測也其神化渾然如此至生人而有形以載其德有德而分爲仁義則已爲神之末矣然非全體太極之至人不能探原而定其爲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至人撫有一世之大而能忘世心不爲世累操天下之大柄而能忘勢心不借勢而移審乎無假三句即德充符所云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物之真者無爲之初本

者無爲之體卽渾然之太極也。能守其本。故能超於天地萬物之上。而裕其變化之源。神自無所困也。適乎道之先。合乎德之和。知仁義已爲後起。故退之。知禮樂無非外鑠。故賓之。則聖人之心。固能定其爲本。爲末矣。何至如末學之後其所先哉。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郭註貴非其貴。言其貴常在意言之表。若徒以語言文字貴之則貴非所貴矣。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道豈可求諸古人之糟魄哉。按隨猶寓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辯道云書言之於意。猶形色聲名之於情。情不可得之形色名聲。則意不可得之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也。○按世人徒以形色名聲。爲可以得彼之情。則觀人而

酒滓曰糟清糟曰魄

爲人所愚。必不得其情矣。徒以語言文字。爲已盡書之意則讀書而爲書所愚。必不能心知其意矣。均爲可悲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言本不足盡意。凡深知乎道者。必不尚乎口說。而務以言傳之。其斤斤好辯而欲以言曉人者。必非深知乎道者也。而世之執守陳言肉以小知逞其巧辯者。其違道益遠矣。豈能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人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舊註疾徐指枘鑿而言。徐寬大也。疾隘急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隘則苦澁而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馬通伯曰以上言元聖素王之道通乎本原形色名聲皆粗末也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子不能得之父。父不能傳之子。其不傳之妙。非可以筆舌傳。則古人死。而其不可傳者亦與之俱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也夫按末以輪扁一喻結之。見墨惠輩所托之仁義禮樂。不過古人之糟魄。雖本之十二經。而非有得於意言之表。不可以修身。不可以治世。徒亂人性耳。況假糟魄而逞曲說。更欲著書以教後世。汗漫將安所底哉

羅勉道曰日月同黃道故曰爭於所

馬通伯曰居語詞孰居猶誰其

馬通伯曰勸當為戲形近而訛此言雲雨相盈虧也戲施為韵

天運第七 首言天地之化。有神於運行者。人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帝王法之乃治成德備稱上皇焉。故凡勉爲之而有迹者。皆不足多也。若至孝之無親。道乃不渝焉。若至樂之無聲道乃可載焉彼守先王之陳迹者。猶居寢於已陳之芻狗而不知有無方之傳。人處於已過之蘧廬而不知有采真之遊。豈能應物無窮。循變無滯哉。要之不與化爲人者。自不能化人。必如天之運。乃帝王之道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錯行於二道。必有主張之使不廢綱維之使不墜。不待作爲。自然推而行之。使終古不息者。而人第見其然。不知其果孰使之然也。則意者其如機之發緘之啟。一發而遂不得已耶。抑其自爲運轉。本不能自止耶。○飄然而起。如天風乍揚。文境縹緲。意態超曠。千古無兩。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釀爲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爲雲。升降上下。必有蘊隆菑積而施之行之者。必有不待作爲。使陰陽二

有讀爲又

俞曲園曰此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儀禮鄭注古文常爲祥說文祥福也



氣浸淫和樂如勸之使行膏澤立沛者而不知果孰使之
也○以下二層省去意者二句蓋舉天地日月已甚不可
測而不可測者尚多因隨手又舉雲雨風言之風起北方
不必匀配彌覺想像有神正古文之以神馭者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其故（合參）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多風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徬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
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其發也若噓之其息也
若吸之亦必有不待作爲自然使之披拂者而不知果孰
使之也○凡叠用七孰字中間又插兩意者字至此乃總
一句曰敢問其故千古擬調居無事三字三段不變尤有
意味巫咸祒 超 曰來吾語女 巫咸祒殷相名○設爲古人以荅之奇 天有六極
五常 陸方壺云六極五常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近是其餘諸解不一愚以意推之此句正荅上文七孰字而
明其故則五運六氣亦未可云萬化之根本也語意當云
天自有所以建上下四方之極而持二氣五行之常者但
渾然無迹人見其化而不見其所以化非可執迹象以求
之此天地之化所以有若是之神也帝王之建極陳常者
亦當如是矣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

歸震川曰以上言至治
無爲

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即洛書九疇也為帝王之迹。則九疇咸敘。而治成德備。臨下有赫。而不見有為乃三皇以上之至治也。人第見其化之行耳。而豈知其所以爲之者哉。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設爲古人以問用意可思以虎狼爲仁。發口絕奇。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偏就虎狼指出仁來。則仁不足貴可知。故進問至仁。却以無親爲至仁亦發口驚人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合叅至仁爲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反不孝者乎。可知無親正大孝之至也。如蕩所言但以愛親爲孝。則非有餘於孝。乃不足於孝者耳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楚都。冥山北海山名。北

歸震川曰：以上言至仁無恩



人之於北山，本相近也。南行既遠，則北望而不復見北山矣。喻親親爲行仁之始，若仁造其極，轉不區區於愛親而無形迹可見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參呂註）敬者禮也，愛者情也。愛親有意而孝也，忘親自然而孝也。忘親已之發於不自覺耳。忘我則親亦順而不知矣。兼忘天下，我能運天下於無心而已。天下盡忘我，則天下皆安之若素，日遊於化宇，而不知所以爲之者矣。仁之至不至，以此而分，故有難易之別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仁之至者，將薄堯舜而不爲，利澤及於無窮而不知，豈區區仁孝遂若讚歎之不盡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役猶從事也。從事於此而求之，外力役然爲之有迹，則不足多矣。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舊註：并若兼而有之之意。願猶修其可願之願。

蘇子由曰夫至樂者三十五字係注語誤入正文

言德也名譽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完全皆有也○按渝變也道本自然而無迹若自勉而役於其迹則已變其初矣變其初則非其至矣不渝乃至道也無覩乃至仁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也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循本蕩蕩神不定也默默口不能言也不自得自得心不自安也懼怠惑故情緒如此帝曰女殆其然哉言當懼惑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樂生人心而由天作故聲容以象人之功德而奏中和以天之協應為徵二句已該大樂全理下乃分承而申言之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記曰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禮義者萬物得其序萬事得其宜也生氣之和即太始清明之氣發育萬物夫至樂者者也百化與而作樂以應天是建之以太清也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廣節奏省文采以纆德厚律小大比終始以象事行是應之以人事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若天地之和也故曰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

常守也一皆也

之以自然。上言行以禮義，而此言五德者，樂以道五常之行。德本無不備也。上言太清，而此言自然者，樂著太始。率神而從天，本因其自然也。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可以調理四時，使之順序。太和萬物，使之皆化。由是迭運不窮。生生不息。則天地常官矣。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上文先言樂之效法所本。與成功之所合。此四句乃正以樂之條理節奏言之。一盛一衰。高下相間也。一清一濁。小大相成也。如列小而清宮大而濁是也。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曰文武者，猶言自始至亂也。倫經。無相奪倫而迭相爲經也。陰六呂也。陽六律也。調和。如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是也。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既備乃奏，由是而流動光明其聲，則有如陰陽相摩，天地相盪。當蟄蟲始作而欲啟之時，忽驚之以雷霆焉。有如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喧之以日月，使人欲尋其卒，而不得尾之所極。欲尋其始，而不得首之所起焉。正如槁木，似一死也。復繫纍

如貫。則又一生。下者如墜。是一僨也。上者如抗。則又一起
死生僨起。循環無端。相延不盡。似有常節。而不能窮其所
常。似有一定。而又不能待其所一。驟然聞之。如遊於天覆
地載之中。一時而備風雨雷霆。四時日月之變。安得不悚
然而懼乎。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隙 守神。以物為量。

記云。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是奏之以陰陽之和也。日生東。月生西。禮樂之所以變動而變應。是燭之以日月之明也。其聲之發。長短剛柔。無不中節。極變化。又極齊一。不主於故常。而洋溢兩間。一如元氣之布濩。隨處充滿。在谷則滿谷。在阬則滿阬。凡空濶有形之處。固無不滿也。即一隙之微。比阬谷則較小矣。而聲無不入。如塗塞其罅隙然。人之神明則異於阬谷之有形矣。而神之所至。聲無不至。使神遊不盡。如守其精神而不使外散然。是聲之洋溢。但以物為量。無不周徧克滿也。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

舊註言盈滿之中。其聲又發揮寬綽。其名又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

太和洋溢。而天地協應。故鬼神守其幽而妖祥不作。日星循軌而無

竅縮合。闕之逗。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樂之器數。皆有一定。是止之於有窮也。而氣盛化神。至於際天蟠地。則又流之於無止矣。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小。而吟。流之於無止。則思之難通。視之不見。從之末由矣。惟有四顧茫然。隱几沉吟而已。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不遺餘力。而窮於所欲見。屈於所欲逐。則吾之所以流於無止者。既不可及已。汝茫然無得。則此身只入於空虛之中。甚矣其憊。而又不忍遽舍也。乃虛與委蛇。了無可適。故倦而息也。○充即充下陳之充。謂參入於其中也。又按詩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而應帝王所云虛與委蛇。與此處委蛇。只是宛轉徘徊之意。似乎可得。而實無所得。徒宛轉徘徊於樂。而不即舍去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有聲可聞。而洋洋盈耳。莫尋端末。則聽之者怠矣。又從而振刷其精神。令人忘倦。亦只操乎聲氣之元。一順乎天命之自然。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

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如萬物之芸芸。混逐隊以叢生。林林者。雖共樂生機。而皆歸根復命。並無暢遂之形。雖布散發揮。而動而無動。不見搖曳之迹。極其幽深昏默。而玄之又玄。不聞蕩滌之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呂註。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動無方而居窈冥。人不能測。則死生華實。總難定其名狀矣。非不行流散徙也。而不如常聲之行流散徙。可以按節而求。世之所以疑之。而待稽考於聖人也。蓋惟聖人。能達於樂之情。而順天命之自然耳。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凡機以張而後發。不張則無發動之萌矣。天命之自然。亦有機焉。猶天籟之能為聲。而未始有聲也。不張。則其能為聲者。猶翕聚而無形矣。而五音之克諧。已隱備其中。不曰五音而曰五官者。既未有宮商角徵羽相生之音。則但有君臣民事物所司之理也。此之謂天樂。明異於人為也。無言而心悅者。凡樂詩言其志。歌咏其聲。本於心而發於外。所以同聽之而無不和愉也。天樂則何言哉。調之者無言而心自悅也。為所感者亦

歸震川曰以上言至樂無聲

無言而心　故有焱音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
自悅也。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天樂無聲與形而太和所布直充滿於兩大之中周匝於
六極之外原不可循聲按節而求女欲聽之而其所以操
聲氣之元順自然之命者固非耳目之所
得而接焉故彷徨恍惚而眩惑不定也
樂也者始於懼
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舊註懼則精神森悚若鬼祟然怠則心
力疲竭若棄去之惑則知識昏迷故愚
既愚則可以入道○按忘其知識則無所作爲而有合於
道。合於道則爲道所化者即可與道渾而爲一是載而與
之俱也○此段原即樂以明道樂之始聞而懼猶聖人本
天道以立極使萬物大理而天下煥然一新遊其宇者如
乍睹雲日倏觀光華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禁肅然
起敬而懼也樂之復聞而怠猶聖人體天道以布化使九
州四海周洽旁皇蒙之者優游厭飫於其中而不知所以
爲之者習而安焉轉無所用其歡欣鼓舞而怠也樂之
卒聞而惑猶聖人體天道以端拱於上并不與天下以可
喜亦不予天下以可怠如於穆在上非有帝謂之可通亦

歸震川曰以下皆虛設孔老之言以明自然之化

無明威之可見則上既無思無為下亦不識不知兩相忘也久假兩相感則有如迷惑矣如此者上得其道民化於道上載道而與之俱下亦載道而與之俱豈不休哉。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魯樂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笥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者）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不得夢神魂顛倒不成寐也舊註眯魘夢也郭云廢弃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取引聚也）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

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戟長一丈八尺名常此尋常猶云咫尺言難行也俗本以尋常連下古今字為句謬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未知無為自然之至道而欲執古法以行於今猶推舟於陸必窮於行矣且子獨不見乎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不尚玄同而尚治法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查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舊註言時不同故法不可拘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紇齧挽裂盡

歸震川曰以上言不襲古

張琦曰重重設譬皆憤世嫉邪極言不可挽回之意蓋深慨大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

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言法古者但知古之善而不知古法之所以善者不在人為而在天然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一句應○疊作六喻純無痕迹左氏善作疊喻猶遜此與衍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道之粗迹而非道之精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二年而未得陰陽道之所分而非道之本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嚴又陵曰此正乃正鵠之正與下文正字殊義
又曰人之能受一說者必其中先有以受說之主能行一說者必其外先有以行說之正無正雖聖人不能爲出而使行也無主雖聖人不能使入而爲存也
朱駿聲曰蘧借爲遽說文遽傳也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本不可傳然在人自得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道之所以不可傳者亦非有他故也心之藏於中者不能自作主張則志慮紛紜而心不止於其中身之接於外者不能自正從違則過事周章而心不行於其外如此則外物得入而亂其中中心反出而役於外矣聖人則豈其然哉若由中出而外不受命焉是心反役於外也聖人必不至心之或出矣若由外入而中不爲之主焉是物反隱而亂其中也聖人必不使物之或隱矣此聖人之心所以常淸靜不擾不持嗜慾不得而淆即陳迹之仁義亦無取焉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蘧廬傳舍也覯而多責言襲仁義之陳迹久而不去使人覯而慕之則人將爭之或併仁義而竊之是自取其咎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即或不黜

先伯父曰夏借為弁
顧命率循大弁王肅
训大法与此同

仁義不過如假途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托宿偶一寄焉耳。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逍遙不待造作。行所無事也。苟簡不待增益其求易贍也。不貸無待假借。其中自足也。真即大宗師真人真知之真。以人合天。不以人雜天者也。采取也。無所取於後起。乃能獨取天真而遊于無窮也。故曰。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此與采真正相反者。富顯權柄役於外之尤俗者也。而皆執所見以自是。得之則患失而慄。失之則顧惜而悲。無所借鑒而悟其非。惟與偕其不知止足之情。是以偏見自取桎梏也。非戮民而何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皆後起之情世俗以為不容已者。若能以為鑒戒。使不得由外而入。則內有主而外有正矣。大鑒之而得正焉。則八者即取正之器也副墨云

馬通伯曰以上言不滞迹



大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滯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滯滯也。按此即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者。自然能用八者爲正之器也。故八者本非正而曰正者。以鑑之即可以有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必去其不休之累。乃可以存其天眞而遊逍遙之墟。苟心執己見。不以爲然。則其心之所以入於寥天一者已自塞其門矣。○副墨天門猶言靈府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眯音米。物入目也。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匝膚則通昔同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郭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按二句。只無爲自然之意。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語見西藏書於周篇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本然之朴。不辯自明。後起之名。無加廣於本性。不必好辯而務勝也。泉涸魚相與處

馬通伯曰以上言無失其朴

馬通伯曰應當也微無也應微猶唐人之言棲無

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數句已畧見大宗師但此自黑白之朴以下尤針對墨惠辭。蓋其辭易窮而互爲倡應。正如涸魚之呴沫也【舊註】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畧無痕迹令人讀之忘倦。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郭云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予口張而不能嗋。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至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句見在宥篇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倨堂應微疑即喏然若喪之意。或以微字連下曰字讀亦通但方將字似衍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

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以禹爲用力。蓋即墨氏之說。特借子貢之口出之。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而託老聃之口以非之耳。老聃曰。小子少進。爾少進。言由初見而稍進之。毋執成心也。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舊說。民心純一。太朴未散。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弗非也。心一如此。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舊說。使民親親睦九族。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弗非也。情禮獨隆於其親。而降殺其可殺者。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副墨。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五月而能言。未至于孩而辨誰何。宜其夭也。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有

厲蠆皆蠍之異名

吳摯甫曰規當讀窺不常見者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毋鑿其知

心有機心也兵有順以黨同伐異爲順如殺盜賊非有殺人之罪也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人既以黨同伐異爲當然如各以其說爲種子而播之欲其蕃衍天下又從而耳之聞聲而驚爲奇異所以天下大駭而儒墨之托名神禹者紛然繼起矣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原帝王之治其作之於始本有倫次非盡無理而流失至今已墜於一偏如有婦而無夫有女而無男其弊尚可勝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慘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惡獸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然立不安其流弊之偏至于不可勝言則其害似自三王五帝開之即三王五帝之知亦有上悖下睽中墮之咎矣乃後之陜小矩以求勝其害如蠆尾惡獸使人盡汩其性命之情且自謂聖人豈不可恥乎其亦無恥之甚乃不知恥也子貢聞之知如之不可恃也故悚然不安○獨舉子貢者以子貢居言語

嚴又陵曰犹云不可易者謂之性不可變者謂之命不可止者謂之时不可壅者謂之道夫既不可壅則必不可借不可離矣故得者無不可失無一可也

之科。尚屈服而無可。致辯彼辯士之嘵嘵未已。必欲求勝。何爲者。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目視以神相感

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化而生子也。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郭註此相感以聲不以形也。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山海經云亶爰之上有獸其狀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雌雄而生子。今粵四會山中有自足狸。一身而牝牡具。盖郎類之屬也。○舊註以陳迹千世。宜乎不遇。盡亦感之以無迹乎。故舉物之風化以喻之。

性不可易命不

歸震川曰以上言大化順其自然泯形迹也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由物之風化觀之。則人之相感固有道矣。人有性命之情。不可變易之以從後起之仁義法度也。時代遷遷。不可止之。安得執一時以繩萬世也。道無不通。不可壅之。毋膚守偏見以律群生也。若安其性命。而與時宜之。無或壅滯。則有得於道矣。安往而不可化哉。不然則無自而可矣。又何怪其不遇乎。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孺乳子也。說文鳥生子為孚乳。孚者卵孚也。謂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魚不交傳沫而卵實。細要。蜂之屬。即視子也。螺蠃負螟蛉而化之也。有弟兄啼。或云毋孕弟而兄病近是。郭云人之性舍長而親幼故啼也。未確。蓋母孕弟則乳變而少。故兄病而啼。乃不相因而相因耳。按此皆造化之妙。有理而無迹者。人不能與造物者為人。而欲感孚以迹。又安能化人乎。夫與造物者為人。道之大宗也。故曰得之矣。

姚惜抱曰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指要之類

刻意第八 此篇言聖人養神之道。起段以五等之士陪出聖人之德。故曰以下。歷歷申贊之。而結以成眞。蓋無爲天德也。天德全。而養神之道備。即存眞之道得。故聖人也。即眞人矣。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非世無道。怨已不遇。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伸頸而運體導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按上四層勞形役神者也。後一層則

能養形矣而未盡養神之道也大抵能養形而兼養神則抱形守神道可並行能養形而不能養神則祇可延年不可成真故以上四層陪出養形以養形陪出養神由粗至精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無不忘無不有至無而含至有也極窮也無不忘故澹然不窮無不有則衆美從之矣下二句即申上二句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郭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按此段言聖人與天地合德已造其極乃一篇之綱下文六故曰錯舉成說以申贊之似無倫次而實一氣脚接也故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同淡下同矣呂註休休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則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如是而已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王引之曰淮南注故巧也

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句見前天道篇首段）天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二句即養生主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意不爲福先善亦懶爲也不爲禍始惡更不爲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即承上二句言有爲如無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智者逆億於事先故者固我於事後去之則順天理之自然也）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葆光故不耀信若四時而非預爲期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言心本無物七情之發皆天德之賊也諸念不起本體瑩然矣）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

顧亭林曰竭讀去聲

馬通伯曰詩傳倫道也

則勞勞則竭精即神之用也水之性不雜則淸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淸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以上疊用六故曰字申贊聖人之德至此方總束一句曰此養神之道也將前文象美俱收歸養神下文乃就養神說到成眞夫有干越之劍者干越吳地吳越出名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以劍喻神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呂註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純素總括前文解在下文純素之道專以守神守之勿失至於純熟則形神合一而不相離矣合一之精無所不通無爲也而無不爲則神之運用流行克滿與太和元氣所以主宰造化自有倫序者脗合而無間矣所以名爲同帝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馬通伯曰此篇以體純素立論

尚志。聖人貴精。神者身之主。精者神之用。貴精即所以養神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此篇所言多散見諸篇。而以虛靜無爲收歸養神。以純素二字括之。爲入聖成眞之要。實大宗之歸宿也。有議其膚淺。疑非莊筆者。然起首以五等之士。陪出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以下疊六故曰。重重証解。重重申贊。參伍錯綜。而精彩百出。不拘拘御接。而大氣貫注。末乃以一喻一諺作結。此種神力。故非史漢以下所有也。○收歸養神存眞。既以明大理。又與托名神禹以形勞天下爲至道者緊相針對也。